

处处惊魂 步步危机

诡盗

之

五角雌金雉

谭润康 著

惊悚悬疑小说新人谭润康成名作
庄秦、莲蓬等惊悚悬疑作家联袂推荐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诡盗. 五角雌金雉 / 谭润康著.

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2. 10

ISBN 978-7-5057-3087-8

I. ①诡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VI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09744号

书名 诡盗 ⑤ 五角雌金雉
作者 谭润康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710×1000毫米 16开
14印张 207千
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087-8
定价 28.00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 / 1

自古关中多帝陵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此时，西安城外的一座雄伟山丘上正蹲着三个身穿黑衣的夜行者。

第一章 | 再闯茂陵 / 11

怪物走到那人面前，靠近那人咆哮一声，那人便双目圆睁，带着极度的恐惧死了。

第二章 | 节外生枝 / 41

一切都已经晚了，讹兽毫不留情地将八面铜鉴统统撞倒。它似乎并不满足，又冲到两个锁婴囊前，用嘴不停地撕着锁婴囊上的符咒。

目
录

| 第三章 | 步步惊魂 / 75

黑棺旁的何大拿这时厉声笑道：“哈哈，姓万的，果然不一般。但你识破了又能怎么样？擅闯茂陵，今天你们都得死。”

| 第四章 | 地宫疑云 / 105

这怪兽的嘴巴外围长了一圈白毛，呈月牙形，从远处看，像是在露齿诡笑，而实际上，这怪物的嘴巴根本就没动。

| 第五章 | 危机四伏 / 139

花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，嘴唇嗫嚅，声音颤抖：“三藐三菩塔?!”

| 第六章 | 扑朔迷离 / 167

铁衣离开后，整间墓室一下子又恢复了寂静。地上，两具尸体躺在那里，还有无数的玉器残片，散落一地……

| 第七章 | 最后的真相 / 197

“不用看了，这是天罡金砂顶。看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那五角雌金雉。”刘伯冷冷说道。

楔子

自古关中多帝陵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此时，西安城外的一座雄伟山丘上正蹲着三个身穿黑衣的夜行者。

这是192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凉风飕飕，银白的月光淡淡地洒在广袤的关中平原上。

“爷，你说孙三雄那球货为啥不自个来掏这茂陵，非得把咱爷儿仨请来？”其中一个穿黑衣的瘦小青年坐在地上问道，屁股下压着两把洛阳铲。

“孙三雄？做土匪军阀还行，倒斗？哼！就算他手下那兵马再翻两倍，也进不了这茂陵！”一位马脸老者瞥了一眼那青年，阴声说着。说完，那老者从怀里摸出一柄铜嘴烟斗，又捏出一撮旱烟末来，使劲往烟嘴里压。

“爷，您说孙三雄那货色到底想要茂陵中的啥宝贝啊？”另一个黑衣青年问道。这青年虎头虎脑，体格异常巨大，蹲在地上，看起来足有那瘦小青年的两倍。

“啥宝贝？他懂个屁，他不就是瞅上了这茂陵中的大堆金银。但真正值钱的东西，嘿，可就那么一件。可惜他造化浅，不识得真货啊！”马脸老者笑着说道，然后“扑哧”一声划着手中的火柴，慢慢地点燃了嘴里叼着的烟锅，跳跃的火光照亮了老者的整个脸庞。满布的皱纹，似乎在诉说着他不平凡的过去！

老者点燃烟锅后，急忙使劲地吸着，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享受。

楔
子

“爷……可……这到底是个啥东西，让您如此挂念！这次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帮那孙三雄？”瘦小青年闻言后显得很好奇，急忙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嘿嘿，一件让你今天看了明天还想看，明天看了后天还想看，每晚睡觉都想抱着的东西。”马脸老者看了看两个青年，打趣地说道。但随即，老者的脸阴沉下来，又意味深长地对两个青年说道，“不过……过了今晚，咱们就得带着你奶奶隐姓埋名、归隐山林喽！你爹娘都被日本人害死了，咱不能再让你奶奶出什么事了。”说完，马脸老者使劲吸了口旱烟，恍然又好像记起了什么，继续叮嘱道，“还有，今晚你们弟兄俩可都把眼睛长好了。这茂陵，不知要比那长沙王的坟冢凶险多少倍！你们千万不敢松了下盘。”

两个青年听了爷爷的话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但是，兄弟二人心里此时还都犯着迷糊，爷爷口中的那个“东西”到底是何宝贝，让人睡觉都想抱着，可是有了它却得隐姓埋名，过不自由的生活，那还不如不要那东西来得潇洒。虽然心里这么想，但谁也没追问下去。

老者吸了一阵子旱烟，抬头看了看天色，正是月上中天。除了偶尔有几只山耗子从洞里爬出来觅食，野地里寂静得出奇。“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动身，”老者在洛阳铲上磕了磕烟锅嘴，从地上站了起来。两个青年也急忙跟着起身，那虎头虎脑的青年顿时显现了他巨人般的身体，他的身高差不多有两米开外。

“爷，就从这儿挖？”那瘦小青年紧握手中的盗锹问道。

“就从这挖，不会错的！”那老者肯定地说道。话音刚落，两个青年便飞快地抡起手中的盗锹，锹锹轻巧熟练，力道均匀浑然。别看二人相貌嫩青，抡起盗锹却都是少见的好把式。老者静静地站在黑地里看着兄弟二人卖力地打洞。

半炷香后，一个一米多深的盗坑便打好了。兄弟二人放下盗锹，捡起地上的洛阳铲继续掏。这样打出的盗洞外小内大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，而且坚实可靠。突然，那瘦小青年的铲下发出“咔嚓”一声，洛阳铲似乎碰到坚硬的东西。“爷，有情况了！”那青年抬头紧张地看着老者。

老者依旧稳稳地站在那里，没有半点惊讶的神态，似乎他早就知道会在

这里挖到东西。“那是封陵石，揭了它咱们就可以下到墓道里了，”老者镇定地说道。

老者说完，只见那虎头虎脑的青年的一双手像铁铲一样，插进了那块石板的根部，然后胳膊上的肌肉一绷，生生将那块巨大的石板从坑中举了出来。随即，青年的胯下便出现了一个暗洞。随后他轻轻一跃，便从坑中蹿了上来。那坑边多了两个深洞，是这青年刚才挪石板时踩出来的。

马脸老者见封陵石已被移开，才缓缓过来，朝那暗洞中看了看，对瘦小青年说道，“山儿，点火把，咱们下洞。”然后又回过头对那虎头虎脑的青年说道，“河儿，你去把咱们的家当收拾一下，一样都不能落下，这茂陵险境重重，没有趁手的家伙不行。”

兄弟二人闻言，便去各自忙活。不一会儿，便再次聚到老者身边，“爷爷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”只见那老者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圪塔扔进坑中，立马传来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“看来这洞不深，我先下，你们二人跟在后面，”老者麻利地对两个青年说道。随后，他小心翼翼地滑进了漆黑的暗洞之中……

“爷爷，这暗道是通向哪儿的？”瘦小青年借着火把的光芒，好奇地环视着暗道内部。四壁全是由巨大的青石筑成，地面上长满了厚厚一层黑苔。

“只管跟我走，把眼睛放亮了，”老者说完，就朝暗道前方走去。哪知刚走了几步，突然停了下来，愣愣地看着前面。两个青年也急忙收住脚，惊恐地看着黑洞洞的前方。

“爷爷，怎……怎么了？”瘦小青年恐慌地问道。

“小声点！”老者急忙制止，“看前面，挂着个东西。”老者压低了嗓子对兄弟二人说。

“什么，挂着个东西？”瘦小青年低声惊道，眯着眼睛努力朝漆黑的暗道前方看去。“好像是具尸体，”大个子青年看着前面，惊疑地说道。

“尸体？这里怎么会挂着尸体？难道有人抢在我们前面进了茂陵？”瘦青年显得更加吃惊。“操好家伙，过去看看。”老者咬了咬牙关，对兄弟二人说。

三人手中拿着盗墓的铁行头，慢慢地朝那悬在空中的黑影走去。“果然是具干尸，”一靠近，瘦青年终于看清了。只见那尸体穿一身粗布麻衣，皮肉早

楔子

已严重脱水干皱起来，分不清鼻眼在哪儿，样子十分恐怖。奇怪的是，那干尸手中也握着一把洛阳铲，“原来是同道人，只是死得够惨，你们看他脖子上，”老者对兄弟二人说道。

兄弟二人忙将目光锁定在那干尸的脖子上，只见一把早已黑锈的铁钩毫不留情地插进了那干尸的脖子，而钩尖却从那干尸的嘴里伸出来。“爷爷，他……他怎么会被这铁钩悬于此地？”瘦小青年结结巴巴地问。

“他这是中了机关，看样子，已经挂了几百年了。”老者摸着胡须说着。

“机关……这是什么机关，以前怎么没见过？”瘦小青年好奇地问。老者没有直接回答青年的问题，而是径直走到墙根，转头对兄弟二人说，“你们过来看。”

闻言，兄弟二人急忙走到老者跟前，弯腰在墙根下，看到地上有一段比小拇指还细的绳子，“就是这东西要了他的命。”老者说。

“哦，一根细绳子？”两个青年都很惊讶。

“你们可别小看这跟朽绳，数百年前，它厉害着呢，这先辈就吃了这东西的亏。你们看，墙上那铁环，”老者指了指固定于暗道壁上的铁环。

“这绳子和铁环有什么关系？”瘦小青年问。

“这机关名为‘黑空悬尸’。其原理就是在暗道左右壁上各固定一个铁环，然后在铁环上拴上一根极细的绳子，这样，这根绳子就会横穿暗道。等这些准备好，就要做最后一道工序，也是这机关的核心所在，就是在暗道顶上固定一个滑轮，滑轮上搭一条铁链，铁链一端是铁钩，另一端轻轻地缠在铁环上！到此时，这‘黑空悬尸’便算是做好了，一旦有盗墓者进入漆黑的暗道，一不小心就会碰到这根不易发现的细绳，细绳一断，必然会引起盗墓者的注意，就在盗墓者注意脚下之际，铁环上的铁链已经受到绳子断裂的抖动而迅速脱离铁环，悬于暗道顶部的铁钩便会悄无声息地摆下来，毫不留情地将盗墓者刺穿，然后利用滑轮将盗墓者悬起。可怜的盗墓者只能像腊肉一样，等着被风干了。”老者仔细道来。

“这些建墓者真是费尽了心思，什么毒辣诡秘的招式都能使出来！”瘦小青年感叹起来。“哼，这还不是被咱们这些盗墓者给逼出来的？”老者打趣道。

突然，那静静悬于空中的干尸慢慢晃动起。“快，快后退。”老者急忙惊喊。三人忙猛退几步，握好手中利器，紧张地看着那干尸。

那干尸的晃动幅度越来越大，竟像摆钟一样摇摆起来。正这时，干尸的肩膀两侧同时冒出两个白森森的圆脑袋。三人的第一反应是有东西在干尸背后藏着。就见那两个脑袋同时睁开散着荧光的绿眼睛，恶狠狠地盯着暗道下的三人。

“不好！是双头尸婴，”老者惊喊一声，“掌好手里的家伙，千万别被它伤到。”兄弟二人闻言，急忙握紧了手里的家伙，弯腰蹲起马步，紧紧盯着那东西。

突然，那东西迅速从干尸上飞弹了下来。后面的干尸摇晃了几下，瞬间化为残肢断骨，支离破碎地从铁钩上脱落下来。

等那东西落在地上，三人才看清它的全貌：全身肉白，身高不足一尺，活脱一个婴儿。但可怕的是，这“婴儿”却长着两只脑袋，张着一张硕大的血口，露出满口獠牙，对着三人晃脑龇牙，显得很愤怒。突然，那怪物怪笑一声，两颗脑袋竟互视了一下，然后站在原地朝着三人诡笑，声音极为诡异，但并没有急于进攻。

“爷爷……它想……干什么？”瘦小青年看着那诡异的笑容，惊恐地问道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河儿，快拿熏尸丹出来。”

那大个子闻声，急忙低头从腰上的麻布袋中摸索东西。

“等会儿要见机行事，一有机会就扔熏尸丹。”老者恶狠狠地盯着那双头婴。忽然，那双头尸婴的两张血口同时大张，它的腹部也开始迅速蠕动起来，好像有东西要从双头尸婴的嘴中跑出来。三人大惊，急忙后退一步。

这时，那怪物的口中流出大量的黄色黏汁，紧接着，两团婴儿拳头大小的黑东西从那怪物嘴中爬出来，然后轻轻地落在了地上。“小心！不要被这虫子伤到。”老者急忙大喊。

那黑螫虫全身沾满了乳黄色的汁水，落地后，像只无头苍蝇一样，团团打转。突然，那两只黑螫虫像是嗅到了三人的气味，立马停止了盲目地转动，而是齐齐掉头，朝向爷孙三人。随后，两团黑影在地上迅速移动，发疯般地

楔子

朝爷孙三人爬过来，速度极快。

老者急忙拎着手中的盗铲冲了上去，手臂似闪电般左右挥闪了两下，便将那两只黑鳖虫拍死在地，黑鳖虫绿色的内脏溅了老者一身。而那双头婴怪，依旧站在那里，张大了嘴，还在往外吐黏汁，突然，又有两只黑鳖虫在那怪物口中蠕动，眼瞅着马上就要爬出来。

“河儿，快，趁那怪物现在没有防备，快扔熏尸丹。”老者急忙喊道。

那大个子青年急忙将手中黄色粪球般的东西点燃，使劲朝那双头婴怪抛去。

熏尸丹落地后，冒出大量黄烟。很快，那黄烟就在暗道中弥散开，将双头婴怪包在中间，爷孙三人急忙紧捂鼻子，大步后退。不一会儿，那黄烟中便传来婴儿哭嚎的怪叫声，格外地刺耳，之后逐渐减弱，直至彻底安静下来。

“过去看看！”待到烟雾散尽，老者说道。三人紧握家伙，小心翼翼地朝那东西走去。

那怪物早已倒地，原本肉白的身体已被熏得又黄又皱，不停地往外渗尸水，地上流了一大摊。而那两只黑鳖虫，也已死在婴怪的口中。“爷爷……这东西……”瘦小青年看着地上的东西，皱眉问道。

“这东西叫双头尸婴，是苗人最擅长的蛊术之一。”老者抬头说道。

“但这尸婴……怎么会有两个脑袋？”瘦小青年惊奇地问。

“这你就知道了。古时，苗人在养这种尸蛊之前，会先外出收集被抛弃的死婴，然后对这些死婴招幡纳魂，传说死婴的鬼魂不会立刻入阴曹，而是要在人世漂流三年，对人世做一个认识后，才会被招进地府。苗师就利用这一点，将死婴的魂魄招回来，然后对其加以血腥养育，这死婴便渐渐有了灵性，变成嗜血恶魔。而这双头尸婴，只不过是畸形的死婴养成的蛊尸，这种双头死婴可谓是万里挑一，没想到今天就让咱们遇到了。”老者看着地上那尸婴的尸体说着。

“可这尸婴口中的黑鳖虫又是怎么回事？”瘦小青年问道。

“那是蛊虫，是苗师为了提高尸婴威力而饲养在尸婴腹内的虫子，尸婴靠食人或动物的尸体活下去，而这些蛊虫则靠吸取尸婴腹内的残渣为生。”

“如此玄奥？”瘦小青年若有所思地自语着。

老者看了看兄弟二人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们兄弟俩也看见了，咱们刚进茂陵就遇到如此凶险的事情，不知道这茂陵里面还有多少困难等着咱们，弄不好就会把性命搭在这里。所以，今晚可不敢松心。”兄弟二人看着爷爷，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好，咱们继续先前走，大家都把眼睛擦亮了。”说完，老者继续往暗道深处走去。兄弟二人也急忙跟了上去……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倒也平静，既没遇到怪物，也没碰到什么暗器。约莫走了半炷香的时间，爷孙三人停下了脚步。因为他们三人已走进了一间宫殿模样的石室，石室中立着四根汉白玉柱。“爷，这是哪里？”瘦小青年看着眼前的四根汉白玉柱，好奇地问。

老者指了指身后的两扇巨大的石门，说道，“看见没，这就是茂陵的正门，咱们现在才算是进了茂陵的大门。还没进茂陵的玄宫。”

“那……前面这条暗道是不是进玄宫的通道？”瘦小青年指着正面所对的那条暗道问。

老者看了看，肯定地说道：“不错。”突然，那大个子青年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条暗道，脸上的表情渐渐变得严肃起来。“爷，快看，暗道中好像站着一个人。”大个子青年小声惊喊。

那人也穿着一身黑，在暗道中静静地盯着三人，只是里面过于昏暗，实在无法看清那人的面孔。突然，那人身子晃了一下，便掉头消失在暗道之中。

“河儿，快拿七星剑来。”

大个青年闻言，急忙将手中的七星剑递给老者。老者接过，急匆匆地对兄弟二人喊道：“你们兄弟二人就在这等我，我没回来之前不要进暗道。”说完话，老者朝暗道里跑去。兄弟二人看着爷爷的背影，脸上充满了惊恐，正欲开口劝阻，但爷爷已经消失在暗道之中。

时间慢慢地流逝，可暗道中一点声音也没传出来。兄弟二人极为担心爷爷的安危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暗道口团团转，不停地朝里观望，看爷爷有没有出来，但就是不敢进去，怕违背了爷爷走时的叮嘱。长这么大，他

楔子

们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怕爷爷。爷爷说的话，看起来永远是有道理的，兄弟二人从来没冒犯过。约莫一炷香后，终于传来脚步声。

只见一个黑影迅速朝暗道外走来，兄弟二人的心此时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随着那黑影靠近，兄弟二人终于看清，是爷爷回来了。二人急忙跑到爷爷跟前，急迫地问道：“爷爷，您没事吧？刚才那……是什么东西？”

老者看了看兄弟二人紧张的表情，笑了笑：“没什么事。就是个狐精，跑得贼快，我一路猛追都没追上，估计是被我吓跑了，等以后碰到它再说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没什么事就好，刚才急坏我们兄弟俩了。”瘦小青年对老者说道。

老者这时显得很轻松：“我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。好了，咱们赶快进暗道赶路。”说完话，老者就转身走去。兄弟二人急忙跟在爷爷身后，朝暗道中继续前进。

一路上，爷孙三人谁也没再说话，只有三人的脚步声回响在暗道中，气氛显得很紧张。突然，前面踉踉跄跄奔来一个黑影，三人急忙停下脚步，做好战斗的姿势，紧张地看着前面。不多时，那个跌跌撞撞的黑影已经来到近前，兄弟二人顿时猛吃一惊，额头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。那黑影正是爷爷，只见他衣衫褴褛，满身是血，手中正提着那把七星剑……

“山儿，快带着河儿跑。那是六眼媚狐。”那人看到兄弟二人后，发疯般地吼道。

兄弟二人看了看身前这熟悉的背影，又看看对面那全身是血的爷爷，顿时心口一寒，急忙猛退一步。与此同时，身前那背影也快速地转过了身，不禁令兄弟二人心头大骇。眼前这东西，竟是一只长满了黑毛的狐狸，更让二人感到诡异眩晕的是，这狐狸脸上，竟长了六只眼睛。那六只眼睛现在正恶狠狠地盯着兄弟二人。突然，那东西挥爪朝二人扑了过来……

兄弟二人急忙闪躲，大个子青年对那瘦小的青年喊道：“哥，你快去救爷爷，我来对付这东西。”那青年闻言，转头跑向全身是血的老者，留大个子一人在那里对付六眼媚狐。

“快！别管我……快拿着剑，去帮河儿，他不是六眼媚狐的对手……”老

者口中不停地吐着黑血。瘦青年抬头一看，弟弟正极力躲闪那怪物的猛扑。那怪物行动异常敏捷，大个子青年渐渐有些应付不来，有好几次险些被那东西的利爪伤到。瘦小青年赶忙接过七星剑，咬紧牙关，愤怒地朝那怪物拦腰扑去。六眼媚狐急忙闪过，掉过头，恶狠狠地看着手提宝剑的瘦小青年，显得很愤怒，六只凶目似在冒火一般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疾风，原来是大个子青年趁机使出一招“垫步踹腿”。六眼媚狐早已听到，急忙闪躲过了那一脚，同时后退几步，静静地站在了兄弟二人对面，六只眼睛齐齐地盯着兄弟二人，既不进攻也不后退，让兄弟二人摸不到头脑。

兄弟二人已领教了这六眼媚狐的迅猛，也不敢贸然进攻，只是紧张地看着那怪物，看它到底想干什么。忽然，爷爷虚弱的声音传来：“别……别盯着它的眼睛看……快进攻。”

兄弟二人闻言，顿时明白了媚狐的意图。难怪第一次见这东西会有眩晕之感，原来这东西是想用诡异的狐眼迷惑自己。瘦小青年急忙回过神，提起七星剑，对那六眼媚狐当头砍去。那怪物看手段没能得逞，急忙转身，喷出一股黑气。兄弟二人急忙躲闪，避开那黑烟，但目光却紧张地注视着黑烟之中，生怕那东西从里面蹿出来偷袭。

黑烟渐渐散去，六眼媚狐早已逃得无影无踪，兄弟二人这才松了口气，赶紧跑过去看已身受重伤的爷爷。那老者此时已倒在血泊之中……

“爷爷，爷爷！你……你怎么了，你快醒醒啊。”瘦青年见老者已经昏死过去，急忙跪在地上扶起老者哭喊道。

看老人已奄奄一息，二人连忙进行了一番紧急处置。不一会儿，老者慢慢睁开了眼睛。“爷爷，你终于醒了。”瘦小青年破涕为笑。

老者抬头看了看两张哭丧的脸，笑了笑，说道，“娃儿啊，爷爷不行了……只怪爷爷轻视了这……六眼媚狐，你们快逃出去……永远不要来这里了……还有，不要跟你奶奶说这事儿，就说爷爷去了云南……”说完，老者口中的黑血便似泉涌一般。弥留之际，他绝望地看着暗道的深处，嘴中喃喃喊道，“五……五角……雌金雉！”随后，身体猛地一颤，脑袋便垂了下去。老人就这样断了气。但是，眼睛却瞪着，死死地盯着暗道前方……

楔
子

兄弟二人抱着爷爷的尸体放声痛哭，那哭声响彻整个暗道……

兄弟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次惨痛的经历竟然在七年后被又一次重新提起，躲都躲不掉。并由此，二人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卷入了一场生死行程。

第一章 再闯茂陵

怪物走到那人面前，靠近那人咆哮一声，那人便双目圆睁，带着极度的恐惧死了。

不速之客

1934年深冬之夜，天黑得特别早，官道上一队人马正打着火把急匆匆赶往王家庄，雪地上留下几行纷乱脚印。

“二当家的，前面庄头那家，就是那万青山、万青河兄弟家。小的们打听了，除了兄弟俩，家里就一个七旬的老婆子。”一个小喽啰冲着前面一个高大凶恶的汉子说道。

“好，叫小的们看我的眼色行事，都把眼睛给老子长好了。谁他娘的要坏了老子的事，老子就扒了他的皮！”

不一会儿，这队人马来到村头一座院子前。“秃头，去把门给老子叫开！”凶面大汉吼道。那张脸在火把的照耀下，油光可鉴，格外狰狞。

这院子更像一座大寨，高大的枣木大门格外庄重，门两侧的高墙上，青色的瓦当已积满厚厚的雪，乍看起来十分威严，而门上锈掉的红漆和墙上一尺多高的蒿草却掩不住它的破败。

一个秃顶的小喽啰狠狠地叩打着门环。过了一会儿，门打开了，开门人清秀中略带霸气的脸在火把的照耀下格外凝重。“想必，你就是万军万老前辈的孙子万青山吧。在下兔儿岭的二当家——何大拿。”凶汉一抱拳，打量着开门人。

兔儿岭在这一带无人不晓，是出了名的土匪窝。传说他们行踪诡秘杀人残忍，而且是这一带规模最大的匪巢。后来又听说山上去了个年轻的白净书生做大当家的，竟然将这嗜血恶魔治得服服帖帖。那之后，兔儿岭的土匪们似乎全都变了，不再乱杀乱抢，每次出动都很有纪律性，只抢地主豪绅，穷苦百姓一概不打扰。当地的百姓高兴极了，看到平时欺负人的劣绅恶霸被土匪抢得一干二净，人人心里都像出了口恶气，而那些未遭抢的地主们却坐不住了，夜夜心惊，生怕土匪登门，也曾集资请镇上的保安团去剿匪，怎奈